

找记者 上壹点
A12-14

齐鲁晚报

2021年2月20日
星期六好
读
书
读
好
书

□ 美编：陈明丽
□ 编辑：曲鹏

有些中国在城市，但更多的中国在农村。梁庄是河南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学者、作家梁鸿，使之成为全国有名的乡土文化符号。梁鸿是梁庄的女儿，梁庄成了她的文学根据地。2021年，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之后，“梁庄系列”迎来了《梁庄十年》这个新成员。这本文学作品记录着梁庄十年来的变迁，也记录着作家梁鸿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

□ 鹤华秋

归乡的“在场者” 记录乡土中国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在北京高校里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梁鸿回到故乡河南省濮阳县梁庄，前后住了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中，她对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最终，有了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

2010年，《中国在梁庄》刚一出版，便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反响，获奖无数。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记录下乡村里消逝的河流，破败的小学，被迫离散的夫妻，地位尴尬的基层干部，以及在“新道德”冲击下日益残酷的家庭关系……该书虽是非虚构文学作品，却因使用了田野调查方法、口述历史以及里面所衍生的现实问题，而被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广泛讨论。

然而，梁鸿认为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还没有被书写。那些进城农民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

梁庄的打工者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如何？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想不想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梁鸿觉得，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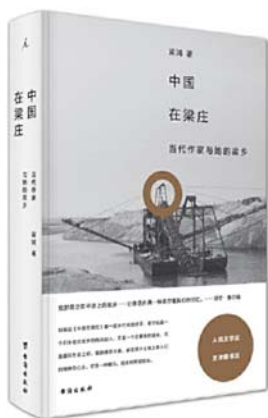
2011年，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梁庄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此后一段时间，她去全国各地采访从梁庄走出的打工者。她和父亲一起，行走了中国30余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都和老乡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作，去体会进城农民的打工生活，最后，出版了《出梁庄记》。这本书同样引起很大关注，被认为是“一份完整的中国当代农民迁徙史”，获得了“2013年度中国好书”等奖项。

盛名之下，梁鸿并没有停住思考。此后的时间里，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距《中国在梁庄》出版十年后，2021年，梁鸿携其非虚构新作《梁庄十年》与大家见面，也带来了最新的梁庄。

关于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鸿在《梁庄十年》中这样解释：“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风雨十年，归来仍是梁庄



个体与时代 都浓缩于梁庄

故乡、家园、亲情，是从未断绝的、古今中外的、永恒文学母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之间产生了一轮全新的流动。农村人进入城市的方式大致有三种，打工、参军和上学，极少数人能通过后两种途径进城，梁鸿就是其中的幸运儿。她先后在中学学习、南阳教育学院进修，后决定参加本科自学考试，逐渐地从濮阳县到了郑州，从郑州到了北京。但当她试图重返故乡、构建乡土理想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乡村的人，并不能理解梁庄。

对梁鸿而言，自己本就是“去乡土化”教育模式下的产物。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叙述中可知，重返的艰难在于“我”对乡村的陌生。梁鸿是“梁庄的女儿”，在她的记忆中，梁庄有着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然而现实的梁庄早已物是人非，变得空前陌生。

梁鸿的笔聚焦于普普通通的梁庄人。“梁庄书写”提供了这个时代鲜活、微观和精神深度的非虚构文本，描绘了梁庄乡土世界中的最卑微、最孤苦无依而又最被忽视和遮蔽的梁庄人，为读者呈现了乡土中国百年来最为细致真切的灵魂蜕变史。

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在以城市化为目的、以市场经济为逻辑的社会转型下，记忆中以农为本、以土为生的乡村世界早已聚焦于现代化的激荡之下。从外在生态污染到内在伦理文化的裂变，21世纪之初的梁庄似乎变得岌岌可危。“梁庄系列”里，忧心忡忡的“我”总是无处不在。

十年过去了，从结构而言，《梁庄十年》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他们的出生、成长、死亡依旧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十年间，梁庄整体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梁庄人也在时代转折中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

梁鸿再一次走访那些当初离开家乡的打工者：当初怀揣一百万现金、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万敏，在北京漂泊许久之返回故乡的梁安，唯一一个移民西班牙的打工者学军，吴镇的第一个千万富翁秀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了故乡，一些人誓死不归，一些人则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变故。时间飞逝，站在他乡与故乡、梦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似乎每个人都能多多少少从梁庄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然而，也有不变的东西。在梁庄，老人还是在家，中青年人还在外打工，他们的孩子还在梁庄上学，打工者还是以打工的收入来弥补家乡的资源，这些资源依旧很难在本地找到。

中国的大部分村庄，都像梁庄。既不在城边，不可能被发展成为城中村；也没有历史资源和旅游资源，不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梁庄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在不断破败，又在顽强新生，充满了张力和韧劲。所以，作为北方村庄的缩影，中国依旧还在梁庄。读懂了梁庄，也就读懂了“乡村振兴”的深刻意义。

非虚构写作 有了更多可能

这十年间，梁鸿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她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大家打招呼，或聊几天。五奶奶还是其中最活跃、话最多的，大堂哥仍然经常醉着，龙叔仍然在那个大茶杯里泡着醇厚的浓茶，一句话一口痰，花婶仍然站在门口，勉强撑着笑容。

在《梁庄十年》中，梁鸿角色有了新的变化。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梁鸿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不再是旁观者，也不单纯是“在场者”。她的情感更加复杂：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

对此，梁鸿总结说，从最初的“看山是山”，看到了梁庄、五奶奶和无数的亲人，到“看山不是山”，每种事物、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赋予无数的镜像，现在，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的状态。

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梁鸿想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想写出这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这也是《梁庄十年》最根本的思想起点和哲学起点。

大学教授与学者的身份，在《梁庄十年》中彻底消失了。整本书当中，她没有使用一个学术词汇，没有引用任何一句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名言，来作证自己的观点与发现。对于梁庄，梁鸿已经拥有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与哲学表达体系，无须再调用更多来自别处的认知与信息来剖析梁庄。

在《梁庄十年》中，梁鸿是整个村庄的女儿。当别的男性出走者功成名就之后以“父亲”的身份对村庄进行指指点点时，梁鸿以“女儿”的角色，以柔情与包容，让枯萎的村庄，又焕发出可以穿透纸张的青春气息与活力。

如果说《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是在倾听、记录、解析层面进行写作的话，那么，《梁庄十年》则有意地在倾听记录之后向讲故事的方向靠拢。同一人物，如五奶奶、万敏、明大爷、清立等，以不同姿态在作品文本中反复出现。作者通过系扣打结的方式，深化了《梁庄十年》的结构，同时，也塑造了更丰满的人物形象。

《梁庄十年》有了感性的文学气息，扑面而来的是朴素的情感气韵。有些片段可以当作小说去读，但读后最终会真切地发现，那个处在现实与文学之间的梁庄，是一个真实存在、带有温度的村庄。

梁鸿通过她的书写，建立了非虚构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深刻意义，“梁庄”“吴镇”“濮县”，已从地名而衍变为带有时代特色和象征意义的社会文化符号。同时，她通过十年间不断的书写，试图开拓非虚构文学的边界，寻找新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专业写作者，如何把故事讲得更魅力，在文体上进行一些实验和探索，都是分内的事情。非虚构写作是文学，是作品，而文学就是要在表达上做到更有魅力。”梁鸿说。